

## (三) 塔尔诺博尔斯基

| 文·彭程 |



轻的塔尔诺博尔斯基已经写了不少作品，其中包括一些钢琴与管风琴的组曲等。

他跟我谈到离开家乡去莫斯科的过程。在中专读到三年级时，塔尔诺博尔斯基从老式唱片上听到了杰尼索夫的音乐作品，被深深地吸引了。后来又在《音乐与当代》的论文集上看到了杰尼索夫与霍罗波夫、霍洛波娃等人的一些论述现代音乐的文章，感觉自己找到了方向。于是就像当年杰尼索夫从家乡托木斯克给肖斯塔科维奇写信那样给杰尼索夫写了信。这很有意思，1948年

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塔尔诺博尔斯基是著名俄罗斯作曲家、教育家与音乐社会活动家，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1955年4月出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这是乌克兰的一个工业城市，也是第聂伯罗河边的港口城市。苏联时期重要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就出生在这里。由于父亲是一位合唱指挥，因此塔尔诺博尔斯基从出生就听着各种不同的音乐长大。五岁的时候塔尔诺博尔斯基开始学习钢琴，而且一路很顺利地考上了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音乐中专的钢琴专业。

塔尔诺博尔斯基说自己特别感激中专时期的钢琴老师阿列克桑德罗娃。那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教师，不仅教他弹钢琴，而且给了他真正音乐的教育与个性的培养，甚至在文学和造型艺术方面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正是因为这个老师，使他在那个偏远的城市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当时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属于苏联，距离首都莫斯科恐怕有1000公里。其实在6岁的时候，塔尔诺博尔斯基就开始创作一些小曲子，而且决定要成为一名作曲家了。他说其实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作曲，因为父母喜欢音乐，所以这一决定的原因也许只是为了让父母高兴而已。在中专时期，年

的时候杰尼索夫也是不到20岁，只不过托木斯克离莫斯科更远，大概有3000公里。不知道杰尼索夫收到年轻的塔尔诺博尔斯基来信时有没有想到当年的自己，但他确实确实像肖斯塔科维奇那样认真地给这位陌生的小伙子回了信。甚至或许还超越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认真：肖斯塔科维奇在第一封回信中说自己希望能在见面的时候再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而杰尼索夫居然在回信里扎扎实实地给年轻人讲了音乐创作的道理与方法，根据他的作品直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塔尔诺博尔斯基说那封信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堂作曲课。

当然信中也有鼓励的话，他没具体谈到是怎么说的，不过这很容易让我想到当年肖斯塔科维奇在杰尼索夫的鼓励：“您具有很高的作曲天分……如果您把自己的才华埋葬掉，将是一桩大罪过。”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在得到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评价之后会离开音乐道路去学数学。所以杰尼索夫后来动身去了莫斯科并真正开始了自己不平凡的作曲家生涯。塔尔诺博尔斯基收到杰尼索夫回信时的心情一定也是同样地激动：一切都仿佛是历史的重现，这个乌克兰的小伙子几乎立刻就下了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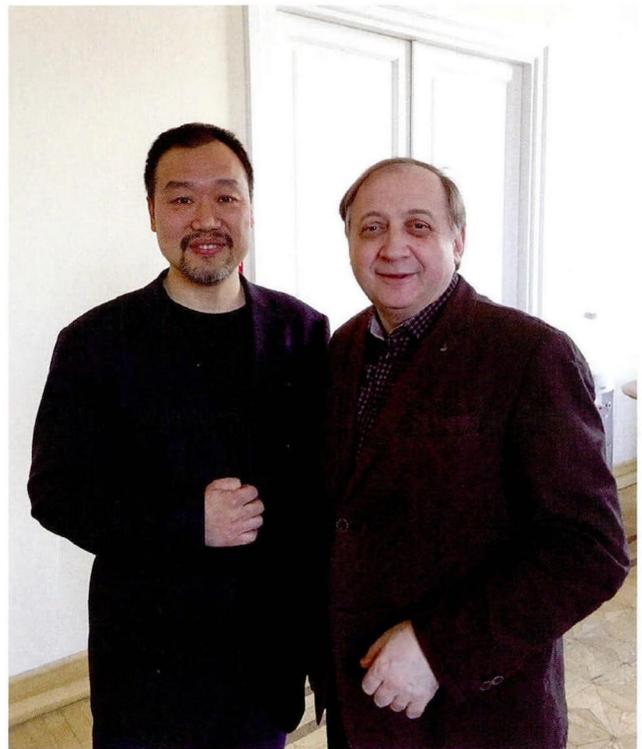
定——去莫斯科。他甚至无法等到中专毕业。苏联与今天俄罗斯、乌克兰的音乐中专是四年制的，他只读了三年就走了。

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音乐与当代》是由莫斯科的“音乐”出版社不定期出版的系列论文集。每集大约三五百页，只收录10篇左右的文章。可以说这个系列论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响当当的“硬货”。因为当时在音乐学术期刊上刊登现代音乐研究的论文并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很多现代音乐研究的重要观点都是在这里首次发表的。这个系列合辑的影响力其实不亚于任何学术期刊，对现代音乐的创作、研究、教育确实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翻看了大约在70年代初期出版的第六、七、八这3集的目录，里面确实有那三位大师的重磅文章：第六集中有杰尼索夫的《十二音与现代作曲技法问题》、霍洛波娃的《贝尔格小提琴协奏曲的作曲原则》，第七集中有霍洛波夫的《亚沃夫斯基与梅西安理论体系中的对称调式》，第八集有霍洛波娃的《古拜杜琳娜康塔塔〈孟菲斯之夜〉中的音乐结构与戏剧手法》与霍洛波夫的《现代和声学的普遍逻辑原则》。另外还有施尼特凯等其它现代主义作曲家、理论家的一些论文。

就在他迫不及待地来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并找到杰尼索夫之后，才知道杰尼索夫并不能教他作曲。因为作曲课不仅是传授技法，而且是培养学生音乐观甚至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专业课程，专业老师会直接影响年轻人的人格养成。也许是因为思想上被“形式主义”侵蚀、创作上追求“现代技法”的杰尼索夫“不适合”这一工作，所以尽管他一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工作，但教的是“配器法”课程。配器课虽然也重要，但毕竟是技术课程。

根据杰尼索夫的建议，塔尔诺博尔斯基报考了作曲家西德尔尼科夫教授的作曲班。考上以后，杰尼索夫教他的《总谱读法》与《配器法》小课。塔尔诺博尔斯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所以在配器课上也请杰尼索夫指导创作。杰尼索夫与西德尔尼科夫是风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不仅是指创作风格，而是人生观与哲学思想上就大相径庭。所以这个过程带给年轻的塔尔诺博尔斯基很大的困难，因为一部作品同时让两位老师满意，看起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当然，这种不同思想的冲击，对塔尔诺博尔



斯基的成长与创作性格的养成是很有好处的。

当然现在看来，杰尼索夫的推荐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西德尔尼科夫不是杰尼索夫那样的顶尖人物，但并不是个保守的老师，而且他当时才40多岁，与杰尼索夫年龄相仿。要知道当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作曲教研室工作的还有卡巴列夫斯基等老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在1948年险些被批为“形式主义”之后，成了苏联最积极反对现代主义音乐的作曲家之一。西德尔尼科夫并没有作为成年作曲家经历那个最严苛的时代，他的思想相对比较自由。当然，他也确实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学生中除了塔尔诺博尔斯基，还有很多是具有相当国际声誉的现代主义作曲家，比如著名作曲家斯米尔诺夫、阿尔乔莫夫等。这两位与1979年也与古柏杜琳娜、杰尼索夫等一同位列被赫连尼科夫批评的七位作曲家之中。当时他们承受了很大压力，但现在看来这几乎成了一种荣誉。

塔尔诺博尔斯基与前辈们比起来，算是赶上了比较好的创作时代。他开始学习的时候，现代音乐的禁锢已经放松，等他开始成熟的时候，苏联与西方的交流也日益增加。他的毕业作品在1980年便被收入“苏联音乐历史”系列中，而且有机会与指挥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提琴家



罗斯特罗波维奇等最显赫的大师合作，在当时的苏联作曲界称得上年轻得志。到了80年代末，他的作品已经开始在国外大量上演。

1986年到1989年，塔尔诺博尔斯基连续创作了一系列基督教题材的作品，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这里面有公教的《忏悔圣诗》（为小提琴、合唱队与管风琴而作）、新教的圣咏序曲《耶稣，你那深深的伤》（为三件弦乐器、一组打击乐器与室内乐团而作）和取材于东斯拉夫宗教哲学创始人斯科沃罗达《基督贫穷颂》的《三重奏》（为钢琴三重奏加入声而作）——自然是正教的。这不仅是苏联后期人们对宗教关注度上升的现实折射，更是塔尔诺博尔斯基试图弥合基督教千百年教派隔阂的宗教哲学思想的体现。这种对宗教的关心，应该与西德尔尼科夫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些作品也备受关注，比如1987年的讽刺歌剧《优雅三美神》和1989年的钢琴、单簧管、大提琴三重奏《过去一天的回音》。《优雅三美神》当时在列宁格勒由苏联文化部交响乐队与合唱队上演并录制唱片，指挥仍然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塔尔诺博尔斯基90年代的作品更多体现出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自80年代大量使用的

响音性技法。比如1994年的交响乐队作品《耗尽时间的呼吸》，或者1999年在慕尼黑获得巨大成功的歌剧《三姐妹》（当时名为《当时间从岸边出走》）。歌剧《三姐妹》取材自契诃夫的著名剧作《三姐妹》《海鸥》与《万尼亚舅舅》。歌剧串联了三个不同“时间”的爱、艺术与死亡：契诃夫的时代（大概19-20世纪之交）、歌剧创作的当代（20-21世纪之交）与不确定的未来。

进入新世纪之后，塔尔诺博尔斯基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他是目前西方音乐舞台上最活跃的俄罗斯作曲家。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上演，同时他本人在德国、美国、奥地利、英国、瑞士、荷兰、瑞典等许多国家举办长期的讲座或大师班。不久前，塔尔诺博尔斯基为女高音与钢琴而作的《散落的话》（2016年7月）在德国巴特基辛根首演，再次获得好评。这部作品取材自苏联著名作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来散落一些话吧……》。而目前（2016年9月）手头上正在写的两首作品，一首是给慕尼黑爱乐乐团的，另一首是给柏林的布列兹音乐厅开幕用的。

塔尔诺博尔斯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也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音乐活动家、教育家与管理者。与创作成果相比，他的组织与教育成就丝毫不逊色。

1993年他以莫斯科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研究生为主组建了俄罗斯顶尖的现代室内乐团“新音乐工作室”。该团以演奏当代作曲家作品为主，首场演出便是罗斯特罗波维奇在法国组织的“俄罗斯艺术节”。后来乐团的演奏几乎涉及所有当代俄罗斯最优秀作曲家的创作，承担了列捷尼奥夫、乌斯京、沃隆措夫等大量作曲家的一些新作品

首演；当然也演奏外国作曲家作品，比如安德里森、布列兹、利盖蒂、拉赫曼等大量欧洲当代作曲家，而且这些作品基本都是俄罗斯首演。也有不少现代音乐作曲家曾专门为该团创作乐曲。

乐团在塔尔诺博尔斯基的带领下，非常积极地参与当今世界的现代音乐交流



与传播。乐团每年在俄罗斯举办不少于60场音乐会，外出参加世界各地的大量现代音乐艺术节。乐团曾在柏林爱乐音乐厅、维也纳音乐厅、法国的音乐城等许多著名的欧洲音乐厅举办音乐会，也曾应邀赴欧美各国举办大师班，比如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塔尔诺博尔斯基来信说他们正在准备去德国的行囊，将要参加“贝多芬艺术节”并演奏两首作品。

另外，乐团还挖掘了大量被历史掩埋的优秀作品。其中包括挖掘并首演上个世纪早期“俄罗斯先锋派”作曲家的一些作品，比如罗斯拉维茨的《第二室内交响乐》。这部天才的作品创作于1934年，但当时“现代音乐协会”已经解散，完成的乐谱就一直躺了几十年。乐团每三年组织一次“俄罗斯各区域20世纪音乐选”音乐会，还举办过“20世纪不知名的俄罗斯天才”等大量音乐会，使之前不被关注的优秀作品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自1994年起，由他担任艺术总监的国际先锋音乐节“莫斯科集会”开始举办。他不仅获得了俄罗斯文化部、莫斯科市及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支持，还得到了西门子公司的赞助与德国联邦政府文化基金的支持。直到今

天，这仍然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现代音乐节之一。2016年举办第15届，时间定在10月13-16日，作为对莫斯科音乐学院建院150周年的献礼。1999年，塔尔诺博尔斯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建立了“现代音乐研究与创作中心”，2004年创办了“现代音乐教研室”。音乐学院院长索科洛夫教授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对此表示了极度赞赏的态度。

尽管塔尔诺博尔斯基比我年长许多，但我俩生日同一天。这似乎对我们之间顺畅、愉快地交流非常有帮助。当然，塔尔诺博尔斯基本身就具有良好的、积极的沟通习惯，在日常工作与交往中不仅真诚，而且热情与温暖。他具有极强的协调能力与组织能力，具有同时处理多种不同事情的能力，精力之旺盛几乎可以说异于常人。他的身边不仅汇聚了大批年轻的作曲家与音乐表演艺术家，也同样得到了老一辈同行的认可。我问斯洛尼姆斯基关于俄罗斯优秀作曲家的问题时，他给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塔尔诺博尔斯基。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 张宝华)